



# 拍案驚奇

凌濛初  
著



深圳出版发行集团  
海天出版社

拍案驚奇

# 拍案驚奇

凌濛初 著



深圳出版发行集团  
海天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拍案惊奇 / (明) 凌濛初著. — 深圳: 海天出版社,  
2011.11

(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名篇)

ISBN 978-7-5507-0264-6

I. ①拍… II. ①凌… III. ①话本小说—中国—明代  
IV. ①I242.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192046号

**拍案惊奇**

PAI AN JING QI

责任编辑 于志斌

张小娟

责任技编 蔡梅琴

封面设计 张 樟

出版发行 海天出版社

地 址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综合大厦 (518033)

网 址 [www.htph.com.cn](http://www.htph.com.cn)

订购电话 0755-83461001(批发) 83460397(邮购)

文字排版 深圳市海天龙广告有限公司 Tel:83461000

印 刷 深圳市华信图文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889mm×1194mm 1/32

印 张 14.125

字 数 460千

版 次 2011年11月第1版

印 次 2011年11月第1次

定 价 22.00元

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。

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。



# 出版前言

一代风骚多寄托,十分沉实见精神。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名篇反映了世道人心,凝聚了时代精神,是中华民族心灵的吟唱。它于千般风情、万种精妙之中,高扬着真、善、美主旋律,或铁板铜琶,或小桥流水,令我们不灭希望之火理想之梦,薪火相传、血脉相承。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名篇以其传世价值,持续地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们。在人类文化遗产中,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名篇熠熠生辉。

人类书籍阅读的历史就是人类出版的历史。自前人们一部部原创作品先后“落地”开始,相关的阅读与出版活动也开始了。阅读如潮,出版似波;浪潮不歇,披沙拣金。从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名篇形成及其代代相传相习的历史脉络上,我们看到出版的关键作用与积极意义。

我社身处深圳经济特区,已经沉淀了二十五年的阅读与出版互动的历史;曾经向阅读界提供了一些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名篇,如:《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》、《唐宋全词》、《新唐诗三百首》、《新宋词三百首》等。为了承前启后,继往开来,我社组织古籍校勘专家重新整理、校点包括“四大名著”在内的一批中国古典文学名著。在精选底本、择善而从、认真校勘的原则下,这些作品很快会以汰弃流俗之精神,超越众本之标举,“足本”、“善本”之面貌,展现在读者面前。

仰望星空,万籁俱寂,星辉充沛。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名篇是星空中的一个星辰。请安静下来,让我们一道静静地走进这片辉光。

海天出版社

2011年10月12日

## 自序

语有之，少所见，多所怪。今之人，但知耳目之外，牛鬼蛇神之为奇，而不知耳目之内，日用起居，其为譎诡幻怪非可以常理测者固多也。昔华人至异域，异域咤以牛粪金，随诘华之异者，则曰有虫蠕蠕，而吐彩缵锦绮，衣被天下，彼舌拈而不信。乃华人未之或奇也。则所谓必向耳目之外，索譎诡幻怪以为奇，赘矣。

宋元时有小说家一种，多采闾巷新事为宫闱承应谈资，语多俚近，意存劝讽，虽非博雅之派，要亦小道可观。近世承平日久，民佚志淫，一二轻薄恶少，初学拈笔，便思污蔑世界，广摭诬造，非荒诞不足信，则褻秽不忍闻，得罪名教，种业来生，莫此为甚！而且纸为之贵，无翼飞，不胫走，有识者为世道忧之，以功令厉禁宜其然也。独龙子犹氏所辑《喻世》等书，颇存雅道，时著良规，一破今时陋习，而宋元旧种，亦被搜括殆尽。肆中人见其行世颇捷，意余当别有秘本图书而衡之。不知一二遗者，比其沟中之断芜略不足陈已。因取古今来杂碎事可新听睹佐谈谐者，演而畅之，得若干卷，其事之真与饰，名之实与臆，各参半。文不足征，意殊有属。凡耳目前怪怪奇奇，当亦无所不有，总以言之者无罪，闻之者足以为戒，则可谓云尔已矣。若谓此非小史家所奇，则是舍吐丝蚕而问粪金牛，吾恶乎从罔象索之。

即空观主人题于浮樽

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自 序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 | 1   |
| 卷 一 转运汉遇巧洞庭红 波斯胡指破鼃龙壳 .....   | 1   |
| 卷 二 姚滴珠避羞惹羞 郑月娥将错就错 .....     | 15  |
| 卷 三 刘东山夸技顺城门 十八兄奇踪村酒肆 .....   | 29  |
| 卷 四 程元玉店肆代偿钱 十一娘云冈纵谭侠 .....   | 36  |
| 卷 五 感神媒张德容遇虎 凑吉日裴越客乘龙 .....   | 46  |
| 卷 六 酒下酒赵尼媪迷花 机中机贾秀才报怨 .....   | 54  |
| 卷 七 唐明皇好道集奇人 武惠妃崇禅斗异法 .....   | 68  |
| 卷 八 乌将军一饭必酬 陈大郎三人重会 .....     | 77  |
| 卷 九 宣徽院仕女秋千会 清安寺夫妇笑啼缘 .....   | 87  |
| 卷 十 韩秀才乖乱聘娇妻 吴太守怜才主姻簿 .....   | 94  |
| 卷 十一 恶船家计赚假尸银 狠仆人误投真命状 .....  | 104 |
| 卷 十二 陶家翁大雨留宾 蒋震卿片言得妇 .....    | 117 |
| 卷 十三 赵六老舐犊丧残生 张知县诛梟成铁案 .....  | 126 |
| 卷 十四 酒谋财于郊肆恶 鬼对案杨化借尸 .....    | 136 |
| 卷 十五 卫朝奉狼心盘贵产 陈秀才巧计赚原房 .....  | 144 |
| 卷 十六 张溜儿熟布迷魂局 陆蕙娘立决到头缘 .....  | 154 |
| 卷 十七 西山观设策度亡魂 开封府备棺追活命 .....  | 163 |
| 卷 十八 丹客半黍九还 富翁千金一笑 .....      | 183 |
| 卷 十九 李公佐巧解梦中言 谢小娥智擒船上盗 .....  | 194 |
| 卷 二十 李克让竟达空函 刘元普双生贵子 .....    | 205 |
| 卷 二十一 袁尚宝相术动名卿 郑舍人阴功叨世爵 ..... | 224 |
| 卷 二十二 钱多处白丁横带 运退时刺史当艚 .....   | 232 |
| 卷 二十三 大姊魂游完宿愿 小姨病起续前缘 .....   | 242 |
| 卷 二十四 盐官邑老魔魅色 会骸山大士诛邪 .....   | 253 |
| 卷 二十五 赵司户千里遗音 苏小娟一诗正果 .....   | 264 |
| 卷 二十六 夺风情村妇捐躯 假天语幕僚断狱 .....   | 273 |
| 卷 二十七 顾阿秀喜舍檀那物 崔俊臣巧会芙蓉屏 ..... | 285 |
| 卷 二十八 金光洞主谈旧变 玉虚尊者悟前身 .....   | 297 |

|      |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卷二十九 | 通闺闼坚心灯火  | 闹囹圄捷报旗铃·····  | 304 |
| 卷三十  | 王大使威行部下  | 李参军冤报生前·····  | 320 |
| 卷三十一 | 何道士因术成奸  | 周经历因奸破贼·····  | 328 |
| 卷三十二 | 乔兑换胡子宣淫  | 显报施卧师入定·····  | 349 |
| 卷三十三 | 张员外义抚螟蛉子 | 包龙图智赚合同文····· | 359 |
| 卷三十四 | 闻人生野战翠浮庵 | 静观尼昼锦黄沙街····· | 368 |
| 卷三十五 | 诉穷汉暂掌别人钱 | 看财奴刁买冤家主····· | 384 |
| 卷三十六 | 东廊僧怠招魔   | 黑衣盗奸生杀·····   | 396 |
| 卷三十七 | 屈突仲任酷杀众生 | 郢州司令冥全内侄····· | 405 |
| 卷三十八 | 占家财狠嫉妒侄  | 延亲脉孝女藏儿·····  | 412 |
| 卷三十九 | 乔势天师禳旱魃  | 秉诚县令召甘霖·····  | 422 |
| 卷四十  | 华阴道独逢异客  | 江陵郡三拆仙书·····  | 431 |
| 校点后记 | ·····    | ·····         | 441 |

## 卷一

### 转运汉遇巧洞庭红 波斯胡指破鼃龙壳

词云：

日日深杯酒满，朝朝小圃花开。自歌自舞自开怀，且喜无拘无碍。  
青史几番春梦，红尘多少奇才。不须计较与安排，领取而今见在。

这首词乃宋朱希真所作，词寄《西江月》。单道着人生功名富贵总天数，不如图一个见前快活。试看往古来今，一部十七史中，多少英雄豪杰，该富的不得富，该贵的不得贵。能文的倚马千言，用不着时，几张纸盖不完酱瓿；能武的穿杨百步，用不着时，几竿箭煮不熟饭锅。极至那痴呆懵懂生来的有福分的，随他文学低浅，也会发科发甲；随他武艺庸常，也会大请大受。真所谓时也，运也，命也。俗语有两句道得好：“命若穷，掘得黄金化作铜；命若富，拾着白纸变成布。”总来只听掌命司颠之倒之。所以吴彦高又有词云：“造化小儿无定据，翻来覆去，倒横直竖，眼见都如许。”僧晦庵亦有词云：“谁不愿，黄金屋？谁不愿，千钟粟？算五行不是，这般题目。枉使心机闲计较，儿孙自有儿孙福。”苏东坡亦有词云：“蜗角虚名，蝇头微利，算来着甚干忙？事皆前定，谁弱又谁强？”这几位名人说来说去，都是一个意思。总不如古语云：“万事分已定，浮生空自忙。”

说话的，依你说来，不须能文善武，懒惰的也只消天掉下前程。不须经商立业，败坏的也只消天挣与家缘。却不把人间向上的心都冷了！看官有所不知，假如人家出了懒惰的人，也就是命中该贱；出了败坏的人，也就是命中该穷。此是常理。却又自有转眼贫富出人意外，把眼前事分毫算不得准的哩！

且听说一人，乃宋朝汴京人氏，姓金，双名维厚，乃是经纪行中人。少不得朝晨起早，晚夕眠迟，睡醒来，千思想，万算计，拣有便宜的才做。后来家事挣得从容了，他便思想一个久远方法：手头用来用去的，只是那散碎银子；若是上两块头好银，便存着不动。约得百两，便熔成一大锭，把一综红线结成一绺，系在锭腰，放在枕边。夜来摩弄一番，方才睡下。积了一生，整整熔成八锭，以后也就随来随去，再积不成百两，他也罢了。

金老生有四子。一日，是他七十寿旦，四子置酒上寿。金老见了四子，蹢躅踉跄，心中喜欢，便对四子说道：“我靠皇天覆庇，虽则劳碌一生，家事尽可度日。况我平日留心，有熔成八大锭银子永不动用的，在我枕边，见将绒线做对儿结着。今将拣个好日子分与尔等，每人一对，做个镇家之宝。”四子喜谢，尽欢而散。是夜，金老带些酒意，点灯上床，醉眼模糊望去，八个大锭白晃晃排在枕边。摸了几摸，哈哈地笑了一声，睡下去了。睡未安稳，只听得床前有人行走脚步响，心疑有贼。又细听着，恰像欲前不前、相让一般。床前灯火微明，揭帐一看，只见八个大汉身穿白衣，腰系红带，曲躬而前，曰：“某等兄弟，天数派定，宜在君家听令。今蒙我翁过爱，抬举成人，不烦役使，珍重多年，冥数将满。待翁归天后，再觅去向。今闻我翁目下将以我等分役诸郎君。我等与诸郎君辈原无前缘，故此先来告别，往某县某村王姓某者投托。后缘未尽，还可一面。”语毕，回身便走。金老不知何事，吃了一惊，翻身下床，不及穿鞋，赤脚赶去。远远见八人出了房门。金老赶得性急，绊了房槛，扑的跌倒，飒然惊醒，乃是南柯一梦。急起挑灯明亮，点照枕边，已不见了八大锭。细思梦中所言，句句是实；叹了一口气，哽咽了一会，道：“不信我苦积一世，却没分与儿子们受用，倒是别人家的。明明说有地方姓名，且慢慢跟寻下落则个。”一夜不睡。

次早起来，与儿子们说知。儿子中也有惊骇的，也有疑惑的。惊骇的道：“不该是我们手里东西，眼见得作怪。”疑惑的道：“老人家欢喜中说话，失许了我们，回想转来，一时间就不割舍得分散了。造此鬼话，也不见得。”金老见儿子们疑信不等，急急要验个实话，遂访至某县某村，果有王姓某者。叫门进去，只见堂前灯烛荧煌，三牲福物，正在那里献神。金老便开口问道：“宅上有何事如此？”家人报知，请主人出来。主人王老见金老，揖坐了，问其来因。金老道：“老汉有一疑事，特造上宅来问消息。今见上宅正在此献神，必有所谓，敢乞明示。”王老道：“老拙偶因寒荆小恙买卜，先生道移床即好。昨寒荆病中恍惚见八个白衣大汉，腰系红束，对寒荆道：‘我等本在金家，今在彼缘尽，来投身宅上。’言毕，俱钻入床下。寒荆惊出了一身冷汗，身体爽快了。及至移床，灰尘中得银八大锭，多用红绒系腰。不知是那里来的。此皆神天福佑，故此买福物酬谢。今我丈来问，莫非晓得些来历么？”金老跌跌脚道：“此老汉一生所积，因前日也做了一梦，就不见了。梦中也道出老丈姓名居址的确，故得访寻到此。可

见天数已定，老汉也无怨处，但只求取出一看，也完了老汉心事。”王老道：“容易。”笑嘻嘻地走进去，叫安童四人，托出四个盘来。每盘两锭，多是红绒系束，正是金家之物。金老看了，眼睁睁无计所奈，不觉扑簌簌吊下泪来；抚摩一番，道：“老汉直如此命薄，消受不得！”王老虽然叫安童仍旧拿了进去，心里见金老如此，老大不忍。另取三两零银封了，送与金老作别。金老道：“自家的东西尚无福，何须尊惠！”再三谦让，必不肯受。王老强纳在金老袖中。金老欲待摸出还了，一时摸个不着，面儿通红。又被王老央不过，只得作揖别了。直至家中，对儿子们一把前事说了，大家叹息了一回。因言王老好处，临行送银三两。满袖摸遍，并不见有，只说路中掉了。却元来金老推逊时，王老往袖里乱塞，落在着外面的一层袖中。袖有断线处，在王老家摸时，已在脱线处落出在门槛边了。客去扫门，仍旧是王老拾得。可见一饮一啄，莫非前定。不该是他的东西，不要说八百两，就是三两也得不去。该是他的东西，不要说八百两，就是三两也推不出。原有的倒无了，原无的倒有了，并不由人计较。

而今说一个人，在实地上行，步步不着，极贫极苦的，渺渺茫茫做梦不到的去处，得了一主没头没脑的钱财，变成巨富。从来稀有，亘古新闻。有诗为证，诗曰：

分内功名匣里财，不关聪慧不关呆。果然命是财官格，海外犹能送宝来。

话说国朝成化年间，苏州府长州县阊门外有一人，姓文名实，字若虚。生来心思慧巧，做着便能，学着便会。琴棋书画、吹弹歌舞，件件粗通。幼年间，曾有人相他有巨万之富。他亦自恃才能，不十分去营求生产，坐吃山空，将祖上遗下千金家事，看看消下来。以后晓得家业有限，看见别人经商图利的，时常获利几倍，便也思量做些生意，却又百做百不着。

一日，见人说北京扇子好卖，他便合了一个伙计，置办扇子起来。上等金面精巧的，先将礼物求了名人诗画，免不得是沈石田、文衡山、祝枝山拓了几笔，便值上两数银子。中等的，自有一样乔人，一只手学写了这几家字画，也就哄得人过，将假当真的买了，他自家也兀自做得来的。下等的无金无字画，将就卖几十钱，也有对合利钱，是看得见的。拣个日子装了箱儿，到了北京。岂知北京那年，自交夏来，日日淋雨不晴，并无一毫暑气，发市甚迟。交秋早凉，虽不见及时，幸喜天色却晴，有妆晃子弟要买把

苏做的扇子,袖中笼着摇摆。来买时,开箱一看,只叫得苦。元来北京历疹却在七八月,更加日前雨湿之气,斗着扇上胶墨之性,弄做了个“合而言之”,揭不开。用力揭开,东粘一层,西缺一块,但是有字有画值价钱的,一毫无用。剩下等没字白扇是不坏的,能值几何?将就卖了做盘费回家,本钱一空。频年做事,大概如此。不但自己折本,但是搭他做伴,连伙计也弄坏了。故此人起他一个混名,叫做“倒运汉”。不数年,把个家事干圆洁净了,连妻子也不曾娶得。终日间靠着些东涂西抹,东挨西撞,也济不得甚事。但只是嘴头子洩得来,会说会笑,朋友家喜欢他有趣,游要去处少他不得。也只好趁日,不是做家的。况且他是大模大样过来的,帮闲行里又不十分入得队。有怜他的,要荐他坐馆教学,又有诚实人家嫌他是个杂板令。高不凑,低不就。打从帮闲的、处馆的两项人见了,也就做鬼脸,把“倒运”两字笑他。不在话下。

一日,有几个走海泛货的邻近,做头的无非是张大、李二、赵甲、钱乙一班人,共四十余人,合了伙将行。他晓得了,自家思忖道:一身落魄,生计皆无。便附了他们航海,看看海外风光,也不枉人生一世。况且他们定是不却我的,省得在家忧柴忧米的,也是快活。正计较间,恰好张大踱将来。

元来这个张大名唤张乘运,专一做海外生意,眼里认得奇珍异宝,又且秉性爽慨,肯扶持好人,所以乡里起他一个混名,叫“张识货”。文若虚见了,便把此意一一与他说了。张大道:“好,好。我们在海船里头不耐烦寂寞,若得兄去,在船中说说笑笑,有甚难过的日子?我们众兄弟料想多是喜欢的。只是一件,我们多有货物将去,兄并无所有,觉得空了一番往返,也可惜了。待我们大家计较,多少凑些出来助你,将就置些东西去也好。”文若虚便道:“谢厚情,只怕没人如兄肯周全小弟。”张大道:“且说说看。”一竟自去了。

恰遇一个瞽目先生敲着“报君知”走将来,文若虚伸手顺袋里摸了一个钱,扯他八卦,问问财气看。先生道:“此卦非凡,有百十分财气,不是小可。”文若虚自想道:我只要搭去海外耍耍,混过日子罢了,那里是我做得着的生意?要甚么资助?就资助得来,能有多少?便直恁地财爻动?这先生也是混账。”只见张大气忿忿走来,说道:“说着钱,便无缘。这些人好笑,说道你去,无不欢喜。说到助银,没一个则声。今我同两个好的弟

兄，拼凑得一两银子在此，也办不成甚货，凭你买些果子，船里吃罢。日食之类，是在我们身上。”若虚称谢不尽，接了银子。张大先行，道：“快些收拾，就要开船了。”若虚道：“我没甚收拾，随后就来。”手中拿了银子，看了又笑，笑了又看，道：“置得甚货么？”信步走去，只见满街上筐篮内盛着卖的：

红如喷火，巨若悬星。皮未鞣，尚有余酸；霜未降，不可多得。元殊苏并诸家树，亦非李氏千头奴。较广似曰难兄，比福亦云具体。

乃是太湖中有一洞庭山，地暖土肥，与闽广无异，所以广橘、福橘播名天下。洞庭有一样橘树绝与他相似，颜色正同，香气亦同。止是初出时，味略少酸，后来熟了，却也甜美。比福橘之价，十分之一，名曰“洞庭红”。若虚看见了，便思想道：我一两银子买得百斤有余，在船可以解渴，又可分送一二，答众人助我之意。买成，装上竹篓，雇一闲的，并行李挑了下船。众人都拍手笑道：“文先生宝货来也！”文若虚羞惭无地，只得吞声上船，再也不敢提起买橘的事。

开得船来，渐渐出了海日，只见银涛卷雪，雪浪翻银。湍转则日月似惊，浪动则星河如覆。三五日间，随风漂去，也不觉过了多少路程。忽至一个地方，舟中望去，人烟凑聚，城郭巍峨，晓得是到了甚么国都了。舟人把船撑入藏风避浪的小港内，钉了桩橛，下了铁锚，缆好了。船中人多上岸。打一看，元来是来过的所在，名曰吉零国。元来这边中国货物拿到那边，一倍就有三倍价。换了那边货物，带到中国也是如此。一往一回，却不便有八九倍利息，所以人都拼死走这条路。众人多是做过交易的，各有熟识经纪、歇家、通事人等，各自上岸找寻发货去了，只留文若虚在船中看船。路径不熟，也无走处。正闷坐间，猛可想起道：“我那一篓红橘，自从到船中不曾开看，莫不人气蒸烂了？趁着众人不在，看看则个。”叫那水手在舱板底下翻将起来，打开了篓看时，面上多是好好的。放心不下，索性搬将出来，都摆在甲板上面。也是合该发迹，时来福凑。摆得满船红焰焰的，远远望来就是万点火光，一天星斗。岸上走的人都拢将来，问道：“是甚么好东西呀？”

文若虚只不答应，看见中间有个把一点头的，拣了出来，掐破就吃。岸上看的一发多了，惊笑道：“元来是吃得的！”就中有个好事的，便来问价：“多少一个？”文若虚不省得他们说话，船上人却晓得，就扯个谎哄他，

竖起一个指头,说:“要一钱一颗。”那问的人揭开长衣,露出那兜罗锦红裹肚来,一手摸出银钱一个来,道:“买一个尝尝。”文若虚接了银钱,手中等等看,约有两把重。心下想道:不知这些银子,要买多少,也不见秤秤,且先把一个与他看样。拣个大些的,红得可爱的,递一个上去。只见那个人接上手,颠了一颠,道:“好东西呵!”扑的就劈开来,香气扑鼻。连旁边闻着的许多人,大家喝一声采。那买的不知好歹,看见船上吃法,也学他去了皮,却不分囊,一块塞在口里,甘水满咽喉,连核都不吐,吞下去了,哈哈大笑,道:“妙哉!妙哉!”又伸手到裹肚里,摸出十个银钱来,说:“我要买十个进奉去。”文若虚喜出望外,拣十个与他去了。那看的人见那人如此买去了,也有买一个的,也有买两个、三个的,都是一般银钱。买了的,都千欢万喜去了。

元来彼国以银为钱,上有文采。有等龙凤文的最贵重,其次人物,又次禽兽,又次树木,最下通用的,是水草。却都是银铸的,分两不异。适才买橘的都是一样水草纹的,他道是把下等钱买了好东西去了,所以欢喜。也只是要小便宜肚肠,与中国人一样。须臾之间,三停里卖了二停。有的不带钱在身边的,老大懊悔,急忙取了钱转来。文若虚已此剩不多了,拿一个班,道:“而今要留着自家用,不卖了。”其人情愿再增一个钱,四个钱买了二颗。口中哓哓说:“晦气!来得迟了。”旁边人见他增了价,就埋怨道:“我每还要买个,如何把价钱增长了他的?”买的人道:“你不听得他方才说,兀自不卖了?”

正在议论间,只见首先买十个的那一个人,骑了一匹青骢马,飞也似奔到船边,下了马,分开人丛,对船上大喝道:“不要零卖!不要零卖!是有的俺多要买。俺家头目要买去进克汗哩!”看的人听见这话,便远远走开,站住了看。文若虚是伶俐的人,看见来势,已瞧科在眼里,晓得是个好主顾了,连忙把篓里尽数倾出来,止剩五十余颗。数了一数,又拿起班来,说道:“适间讲过要留着自用,不得卖了。今肯加些价钱,再让几颗去罢。适间已卖出两个钱一颗了。”其人在马背上拖下一大囊,摸出钱来,另是一样树木纹的,说道:“如此钱一个罢了。”文若虚道:“不情愿,只照前样罢了。”那人笑了一笑,又把手去摸出一个龙凤纹的来道:“这样的一个如何?”文若虚又道:“不情愿,只要前样的。”那人又笑道:“此钱一个抵百个,料也没得与你,只是与你要。你不要俺这一个,却要那等的,是个傻

子！你那东西肯都与俺了，俺再加你一个那等的，也不打紧。”文若虚数了一数，有五十二颗，准准的要了他一百五十六个水草银钱。那人连竹篓都要了，又丢了一个钱，把篓拴在马上，笑吟吟地一鞭去了。看的人见没得卖了，一哄而散。

文若虚见人散了，到舱里把一个钱秤一秤，有八钱七分多重。秤过数个都是一般。总数一数，共有一千个差不多。把两个赏了船家，其余收拾在包里了；笑一声，道：“那盲子好灵卦也！”欢喜不尽，只等同船人来对他说笑则个。

说话的，你说错了！那国里银子这样不值钱，如此做买卖，那久惯漂洋的带去多是绫罗缎匹，何不多卖了些银钱回来，一发百倍了？看官有所不知：那国里见了绫罗等物，都是以货交兑。我这里人也只是要他货物，才有利钱。若是卖他银钱时，他都把龙凤、人物的来交易，作了好价钱，分两也只得如此，反不便宜。如今是买吃口东西，他只认做把低钱交易，我却只管分两，所以得利了。

说话的，你又说错了！依你说来，那航海的何不只买吃口东西，只换他低钱，岂下有利？反着重本钱，置他货物怎地？看官，又不是这话。也是此人偶然有此横财，带去着了手。若是有心第二遭再带去，三五日不遇巧，等得稀烂。那文若虚运未通时，卖扇子就是榜样。扇子还放得起的，尚且如此，何况果品？是这样执一论不得的。闲话休题。

且说众人领了经纪主人到船发货，文若虚把上头事说了一遍。众人都惊喜道：“造化！造化！我们同来，到是你没本钱的先得了手也！”张大便拍手道：“人都道他倒运，而今想是运转了！”便对文若虚道：“你这些银钱此间置货，作价不多。除是转发在伙伴中，回他几百两中国货物，上去打换些土产珍奇，带转去有大利钱，也强如虚藏此银钱在身边，无个用处。”文若虚道：“我是倒运的，将本求财，从无一遭不连本送的。今承诸公挈带，做此无本钱生意，偶然侥幸一番，真是天大造化了，如何还要生钱，妄想甚么？万一如前再做折了，难道再有洞庭红这样好卖不成？”众人多道：“我们用得着的是银子，有的是货物。彼此通融，大家有利，有何不可？”文若虚道：“一年吃蛇咬，三年怕草索。说到货物，我就没胆气了。只是守了这些银钱回去罢。”众人齐拍手道：“放着几倍利钱不取，可惜！可惜！”随同众人一齐上去，到了店家交货明白，彼此兑换。约有半月光

景，文若虚眼中看过了若干好东好西，他已自志得意满，不放在心上。

众人事体完了，一齐上船，烧了神福，吃了酒，开洋。行了数日，忽然间天变起来。但见：

乌云蔽日，黑浪掀天。蛇龙戏舞起长空，鱼鳖惊惶潜水底。朦朦泛泛，只如栖不定的数点寒鸦；岛屿浮浮，便似没不煞的几双水鹈。舟中是方扬的米簋，舷外是正熟的饭锅。总因风伯大无情，以致篙师多失色。

那船上人见风起了，扯起半帆，不问东西南北，随风势漂去。隐隐望见一岛，便带住篷脚，只看着岛边使来。看看渐近，恰是一个无人的空岛。但见：

树木参天，草莱遍地。荒凉径界，无非些兔迹狐踪；坦迤土壤，料不是龙潭虎窟。混茫内，未识应归何国辖；开辟来，不知曾否有人登？船上人把船后抛了铁锚，将橹橈泥犁上岸去钉停当了，对舱里道：“且安心坐一坐，候风势则个。”那文若虚身边有了银子，恨不得插翅飞到家里，巴不得行路。却如此守风呆坐，心里焦燥，对众人道：“我且上岸去岛上望望则个。”众人道：“一个荒岛，有何好看？”文若虚道：“总是闲着，何碍？”众人都被风颠得头晕，个个是呵欠连天，不肯同去。文若虚便自一个抖擞精神，跳上岸来。只因此一去，有分教：

十年败壳精灵显，一介穷神富贵来。

若是说话的同年生，并时长，有个未卜先知的法儿，便双脚走不动，也拄个拐儿随他同去一番，也不妨的。

却说文若虚见众人不去，偏要发个狠，扳藤附葛，直走到岛上绝顶。那岛也苦不甚高，不费甚大力，只是荒草蔓延，无好路径。到得上边打一看时，四望漫漫，身如一片，不觉凄然吊下泪来。心里道：想我如此聪明，一生命蹇。家业消亡，剩得只身，直到海外。虽然侥幸有得千来个金钱在囊中，知他命里是我的不是我的？今在绝岛中间，未到实地，性命也还是与海龙王合着的哩！正在感怆，抬头望去，远远草丛中一物突高。移步往前一看，却是床大一个败龟壳。大惊道：“不信天下有如此大龟！世上人那里曾看见？说也不信的。我自到海外一番，不曾置得一件海外物事。今我带了此物去，也是一件希罕的东西，与人看看，省得空口说着，道是苏州人会调谎。又且一件，锯将开来，一盖一板，多置四足，便是两张床，却不奇怪！”遂脱下两只裹脚接了，穿在龟壳中间，打个扣儿，拖了便走。

走至船边，船上人见他这等模样，都笑道：“文先生那里又碇了纤来？”文若虚道：“好教列位得知，这就是我海外的货了。”众人抬头一看，却便似一张无柱有底的硬床，吃惊道：“好大龟壳！你拖来何干？”文若虚道：“也是罕见的，带了他去。”众人笑道：“好货不置一件，要此何用？”有的道：“也有用处。有甚么天大的疑心事，灼他一卦，只没有这样大龟药。”又有的道：“医家要煎龟膏，拿去打碎了煎起来，也当得几百个小龟壳。”文若虚道：“不要管有用没用，只是希罕，又不费本钱，便带了回去。”当时叫个船上水手，一抬抬下舱来。初时山下空阔，还只如此。舱中看来，一发大了。若不是海船，也着不得这样狼狽东西。众人大家笑了一回，说道：“到家时有人问，只说文先生做了偌大的乌龟买卖来了。”文若虚道：“不要笑，我好歹有一个用处，决不是弃物。”随他众人取笑，文若虚只是得意。取些水来内外洗一洗净，抹干了，却把自己钱包行李都塞在龟壳里面，两头把绳一绊，却当了一个大皮箱子。自笑道：“兀的不眼前就有用处了？”众人都笑将起来，道：“好算计！好算计！文先生到底是个聪明人。”当夜无词。

次日风息了，开船一走。不数日，又到了一个去处，却是福建地方了。才住定了船，就有一伙惯伺候接海客的小经纪牙人，攒将拢来，你说张家好，我说李家好，拉的拉，扯的扯，嚷个不住。船上众人拣一个一向熟识的跟了去，其余的也就住了。

众人到了一个波斯胡大店中坐定。里面主人见说海客到了，连忙先发银子，唤厨户包办酒席几十桌。分付停当，然后踱将出来。这主人是个波斯国里人，姓个古怪姓，是玛瑙的“玛”字，叫名玛宝哈，专一与海客兑换珍宝货物，不知有多少万数本钱。众人走海过的，都是熟主熟客，只有文若虚不曾认得。抬眼看时，元来波斯胡住得在中华久了，衣服言动都与中华不大分别。只是剃眉剪须，深眼高鼻，有些古怪。出来见了众人，行宾主礼，坐定了。两杯茶罢，站起身来，请到一个大厅上。只见酒筵多完备了，且是摆得济楚。元来旧规，海船一到，主人家先折过这一番款待，然后发货讲价的。主人家手执着一副法琅菊花盘盏，拱一拱手道：“请将货单一看，好定坐席。”

看官，你道这是何意？元来波斯胡以利为重，只看货单上有奇珍异宝，值得上万者，就送在先席。余者看货轻重，挨次坐去，不论年纪，不论尊卑，

一向做下的规矩。船上众人，货物贵的贱的，多的少的，你知我知，各自心照，差不多领了酒杯，各自坐了。单单剩得文若虚一个，呆呆站在那里。主人道：“这位老客长不曾会面，想是新出海外的，置货不多了。”众人道：“这是我们好朋友，到海外要去的。身边有银子，却不曾肯置货。今日没奈何，只得屈他在末席坐了。”文若虚满面羞惭，坐了末位。主人坐在横头。饮酒中间，这一个说道我有猫儿眼多少，那一个说我有祖母绿多少，你夸我逞。文若虚一发默默无言，自心里也微微有些懊悔道：“我前日该听他们劝，置些货物来的是。今枉有几百银子在囊中，说不得一句说话。”又自叹了口气道：“我原是一些本钱没有的，今已大幸，不可不知足。”自思自忖，无心发兴吃酒。众人却猜拳行令，吃得狼藉。主人是个积年，看出文若虚不快活的意思来，不好说破，虚劝了他几杯酒。众人都起身道：“酒勾了，天晚了，趁早上船去。明日发货罢。”别了主人去了。主人撤了酒席，收拾睡了。

明日起个清早，先走到海岸船边来拜这伙客人。主人登舟，一眼瞅去，那舱里狼狼狺狺这件东西，早先看见了，吃了一惊，道：“这是那一位客人的宝货？昨日席上并不曾说起，莫不是不要卖的？”众人都笑指道：“此敝友文兄的宝货。”中有一人衬道：“又是滞货。”主人看了文若虚一看，满面挣得通红，带了怒色，埋怨众人道：“我与诸公相处多年，如何恁地作弄我？教我得罪于新客，把一个末座屈了他，是何道理！”一把扯住文若虚，对众客道：“且慢发货，容我上岸谢过罪着。”众人不知其故。有几个与文若虚相知些的，又有几个喜事的，觉得有些古怪，共十余人赶了上来，重到店中，看是如何。只见主人拉了文若虚，把交椅整一整，不管众人好歹，纳他头一位坐下了，道：“适间得罪，得罪！且请坐一坐。”文若虚也心中糊涂，忖道：“不信此物是宝贝，这等造化不成？”

主人走了进去，须臾出来，又拱众人到先前吃酒去处，又早摆下几桌酒，为首一桌，比先更齐整。把盏向文若虚一揖，就对众人道：“此公正该坐头一席。你每枉自一船货，也还赶他不来。先前失敬，失敬！”众人看见，又好笑，又好怪，半信不信的一带儿坐下了。酒过三杯，主人就开口道：“敢问客长，适间此宝可肯卖否？”文若虚是个乖人，趁口答应道：“只要有好价钱，为甚不卖？”那主人听得肯卖，不觉喜从天降，笑逐颜开，起身道：“果然肯卖，但凭分付价钱，不敢吝惜。”文若虚其实不知值多少，讨少了，